

## 麦香里的家国粮安梦

张颜青

日前,央视八套热播剧《生万物》的热度堪比今夏的三伏天,热辣、滚烫。此剧讲述了20世纪近百年间土地制度变迁的故事,展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与精神依恋。这让我想起端午前夕回乡看望父母的故事。

我回到家时,已是傍晚,家中弥漫着麦子特有的清香,那是父亲用汗水浇灌出的丰收味道。父亲是年近八旬的铁路退休职工,一生都怀揣着对农村田间地头生活的向往。退休后,他毅然回到老家,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那片黄土地中,用他那不再挺拔却无比坚毅的身躯,守护着心中的田园梦。

夜晚十点左右,原本宁静的乡村被一阵紧张的气氛所笼罩。父亲听闻夜间有雨,执意要把院内700斤小麦扛到房顶囤起来。灯光下,父亲光着膀子,吃力地扛起那约六七十斤、装满麦子的麻袋,口中喊着“一二一”,一步一步,小心地沿着狭窄的楼梯蹒跚而上。

那声音,仿佛是古老农耕文明的号角,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。

“留这么多粮食干啥,都不在家能吃多少?明年不要种了。”心疼父亲,我忍不住嘟囔着。听罢,母亲说:“现在好多国家都在打仗,不知道什么情况,现在村上人都不敢卖粮食,有的囤的还有前年的粮食,害怕打起仗国家没粮食。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世界风云变幻中,粮食安全那脆弱防线,以及背后无数如父亲般默默守护的身影。这和《生万物》剧中沂蒙山天牛庙村民用生命呵护粮食的情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剧中人物视粮食和土地为命根子。地主老财宁学祥为了地契可以不救赎自己的女儿;贫民佃户费银子为了一家人有口饭吃可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;村长更是为了保住粮食不被日本人掠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从古至今,粮食问题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

头等大事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句古老的谚语,道尽了粮食对于人类的重要性。

如今,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度,丰衣足食感受不到饥饿的困扰,但能看到经受过战乱衣不裹体食不果腹难民的不堪,也不会忘记八年抗战时期国民挖野菜扒树皮,甚至人吃人的屈辱历史。

历史的苦难与远方的战火,并非与我们毫不相干。它们如同警钟,提醒着我们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”这朴素真理的分量。父亲的囤粮,村民的坚守,与《生万物》中的悲壮故事,共同指向一个永恒的命题:粮食,是生存的基石,更是国家安全的底线。

麦香悠悠,承载着父亲对土地的深情,也映照出家国粮安的厚重。建筑企业等社会力量当如守护麦田般,从细微处厉行节约,共筑粮安防线,让麦香里的家国粮安梦,在时代的土壤中愈发醇厚、绵长。

## 敬畏时间

郝纪东

少年时读朱自清的《匆匆》,只觉得那气息轻盈,像晨雾里散不开的惆怅。而今再想,哪里是叹息,分明是时间本身在字里行间无声地滴漏。它不凶猛,不咆哮,只是从你伸出的指缝间,从你凝望的片刻里,从你一回首的恍惚中,那样安静地、不容分说地滑走了。这滑走,比任何决绝的告别更令人心惊。

于是我开始端详那些被时间浸透的物件。祖父留下的那方歛砚,墨迹早已干涸,研磨的凹处却润泽依然,仿佛蓄着一整个旧时代的月光。我用手掌贴上去,那微凉的触感,并非石头的温度,而是时间的体温。它不言不语,却比任何喧嚣的诉说都更沉重。它让你看见,所谓“物是人非”,其实是时间在“物”与“人”之间划下的一道悠长而冷酷的界限。人总在仓皇地老去,而旧物却在沉寂中,一天天活出更幽深的魂灵来。

这便生出一种奇异的感受:时间并非流水,它更像一种弥漫周遭的、无形的流体。我们筑起高楼,开辟道路,以火与电的名义向未来突进,自以为征服了空间。然而时间呢?它只是宽容地包裹着这一切喧嚣的文明。它看着城池兴起,又看着它们被流沙掩埋;它记得英雄的誓言,也记得街巷里消散的童话。我们引以为傲的“不朽”,在它无垠的疆域里,或许只是一簇微光,一次短暂的潮汐。

那么,人该如何自处?是在这无尽的流徙中哀叹自身的微末么?我想,或许正因感知到这流徙,人才成其为人。那一声“逝者如斯”的咏叹,那一笔刻在甲骨上企图留住片刻的划痕,都是我们向时间投去的、微弱而勇敢的讯号。我们创造艺术,我们书写历史,我们相爱并结合,无一不是在向这沉默的“上帝”证明:我存在过,我思考过,我珍爱过。

这证明,便是意义本身。时间这位“上帝”,它不审判,只呈现。它用白发与皱纹呈现生命的历程,用废墟与新城呈现文明的代谢,用遗忘与铭记呈现记忆的重量。它比任何神祇都更公正,也更无情。敬畏它,不是匍匐于其伟力之下,而是明了自身的局限与尊严——在它浩瀚的篇章里,我们虽是一瞬的笔墨,却也要努力将这瞬间,写得诚恳而明亮。

## 红叶

邓钦

古木寒苔小径通,客身恍在画图中。  
秋山晚叶浓如酒,醉染天边夕照红。

## 梦中雪

张志文

雪把所有的声,叠成素笺  
万只白羽蝶  
展开冰翼  
停泊在十二月的屋檐

窗棂边,垂暮的老人  
安静地聆听  
另一朵正在绽放的冰凌花  
将人间,翻译成簌簌的平仄

当牧羊人的预言开始凝结  
旷野忽然变得丰盛  
云絮与月光在子夜交割  
戴红帽的雪人伫立  
将漫天寂静叠成发光的星座

若风止初霁,阳光如袖  
所有结晶都指向  
足迹未触及的原野  
你带着整座山脉走来  
让沉睡的冰凌  
突然梦见春天的脉动

现在轮到极光执笔  
在渐淡的星河里  
替每朵冰凌花  
撰写寄往云端的信

而冰层深处的颤动  
正将我们始终凝视的远方  
融成清澈的晨光

## 挺进柴达木

张世宏



《沙漠骆驼》

江卫泽 摄

在基层工作久了,每当一个项目结束,等待调令的日子里,就像开盲盒,不知道自己下一个项目在哪里。也不纠结,也不多问,只要工作需要,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欣然接受。这些年跟着工地去了很多地方,我爱吐鲁番的炙热如火,爱祁连山的巍峨,爱乌兰察布的莽莽草原,也爱海南岛的大海辽阔。

接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电话,下一站:青海格尔木,一个向往已久却未曾涉足的神奇之地。万山之祖的昆仑脚下,被可可西里、罗布泊、阿尔金三大无人区环抱着的孤独而又年轻的城市,前方的路未知而神秘。坐在青藏铁路的绿皮火车上慢慢摇,看着窗外的崇山峻岭、沟壑纵横、无边戈壁,回想20多年前四局前辈修筑青藏线的时候,是经历了多少的艰辛和苦难。“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”。如今,我来了!

我们的项目在柴达木盆地,海拔三

千,四季风沙,高寒缺氧,没水没电,没网没路。没有生命的迹象,没有人类文明的痕迹。置身其间,恍惚中分不清是地球还是火星。时间凝固的沧桑感和荒原不屈的野性之美在这里融合。柴达木的雅丹群极其壮美,峰峦叠嶂,苍茫、斑驳。瀚海无边,炙烤、萧瑟。风棱石、岩屑如刀刀般锋利,我们的鞋底和轮胎常被刺破。长河落日,星垂平野,悲壮而宏大的苍凉,一座座黑独山见证生存与死亡的敬畏。曾经的碧波万顷,如今寸草不生的绝对荒芜。夜晚,伸手便可拥抱雅丹与星空。

沙漠里没有路,我们只能徒步去工地,十几公里的路程一去就要一整天,除了足够的水和干粮,还要带上防身的棍棒,因为荒漠中时常有狼群、黑熊出没。荒野里没有地标和参照物,走过的脚印很快就会被风沙淹没,我们还要沿途打下木桩插上彩旗,不然很容易迷失方向。

背着沉重的仪器设备,沙漠上走一步退半步的艰辛,风沙来袭时睁不开的眼睛,缺氧造成的呼吸困难,身体严重不适。每个人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改变了肤色。一起改变的,还有这片原始的土地。

很快,我们的机械、物资进场,打井取水、机器发电,施工便道打通,项目营地、拌和站、钢筋加工厂拔地而起。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我们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在荒漠上打造自己的“高原之家”!

## 秋意浓

李争光

桂香散尽在秋日的黄昏  
池中残荷低垂着告别  
枯藤与暮色一同缠绕篱墙  
书页间的故事泛起潮痕

窗台的陶罐接住阳光  
盛着半盏温暖的蜜糖

我想为你写信  
写长街尽头飘起的炊烟  
写檐角风铃、青石苔痕  
写市集喧嚣里藏着的童谣  
写超市热闹处挂着年画

也写未寄出的远方  
写灿烂明亮的美好时光

秋雨缠绵也清朗  
我数着更声  
勾勒远方山峦  
墨迹晕开成万家灯火  
愿晨昏四季,平安喜乐

## 小橘灯

文心语

奶奶在世时,每逢初冬第一个有霜的夜晚,就会为我点亮一盏橘灯。

那可不是寻常的灯。奶奶会挑最大最圆的橘子,用竹片轻轻划开顶盖,小心掏出橘瓣,留下完整的空壳。橘皮要晾到半干,在底部凝一层薄薄的橘油,正好托住一小段白烛。待到霜华初现时点燃,橘灯便透出琥珀色的光,空气里飘着清甜的橘香。我捧着这盏灯,觉得整个初冬的寒意都被驱散了。

奶奶做橘灯极讲究。橘子天生不易掏空,太熟又容易破,总要试上七八个才能做成一个完整的。但每个有霜的夜晚,我总能捧上一盏最圆满的橘灯。没有星月的晚上,这盏灯就是温暖的星月了。我捧着灯在院子里转悠,看橘光在霜地上投下暖黄影子。奶奶总会倚着门框问:“把橘香都送给霜花了?”

“霜花太冷,”我把灯举到她面前,“最甜的光要留给奶奶呀。”她接过灯,橘光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跳跃,像极了熟透的橘子。

奶奶说初冬要存些暖意,所以不仅我手中有橘灯,窗台上也摆着三五盏。高的放在瓦檐下,矮的排在石阶上,连老井边都放了一盏。但这些灯再明亮,也比不上奶奶亲手做的橘灯

温暖。因为有了橘灯,初冬就有了甜意;因为有了奶奶,寒夜就带着慈祥的温度;而若再添上奶奶的橘灯,初冬便成了值得珍藏的季节。

我一年年长大,奶奶不再为我做橘灯。她说城里姑娘该用台灯了,不能再捧着橘灯到处走。但每个初冬,她依然会在窗台摆一盏最小的橘灯,说是给我留着照亮回家的路。

奶奶是在桂花谢尽时走的。那年初冬,窗台上再没有橘灯。别人家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,只有奶奶的窗子是暗的。我坐在冰凉的台阶上想:是不是因为没有橘灯引路,奶奶才找不到回家的方向?我多想点亮满院的橘灯,把通往天堂的路都照亮。

今年初冬,我学着奶奶的样子选橘子。手指被橘皮汁水浸得发黄,掏橘瓣时总是不小心戳破橘皮。失败了十几次,终于做成一个歪斜的橘灯。

有霜的夜晚,我捧着这盏笨拙的橘灯来到奶奶长眠的山坡。点燃烛芯时,橘香在寒夜里格外清晰,橘光透过不均匀的橘皮,在霜地上



《记忆中的小橘灯》

姜媛媛 作

画出温暖的光晕。

“奶奶,我轻声说,“今年换我给您点灯。”霜风拂过,橘灯轻轻摇曳,仿佛多年前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正小心调整着烛芯的角度。这盏守在山坡上的橘灯,虽然粗糙,却延续着所有的温暖与守望——就像奶奶曾经给我的每一盏橘灯,光虽微,却足以照亮整个寒冷的季节。